

甲辰龍年，新歲崢嶸。上海博物館攜手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西安博物院，推出「春光龍融——上海博物館龍年迎春展」，展出八件不同時期、形象各異的龍文物，闡釋龍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體現各時期的工藝水平和審美趣味。

文：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上海博物館藏 近代珊瑚龍



■上海博物館藏 西周晚期龍紋盤



■上海博物館藏 金代定窯白釉印花雲龍紋盤

# 賀年 追溯

## 清五爪龍紋多供御用

另一件清代乾隆年間景德鎮窯青花胭脂紅雲龍紋雙耳扁瓶為上海博物館館藏，瓶身前後各以胭脂紅彩繪一正面五爪龍，並以青花繪祥雲環繞其間，青花深沉，胭脂紅嬌艷，兩色相映成趣。扁瓶頸部以胭脂紅彩書寫異體「壽」字，寓意百壽吉祥。乾隆一朝多有對歷代名瓷的臨摹與仿燒，此類扁瓶應是借鑒明永宣時期的抱月瓶而來。胭脂紅為釉上彩，於雍正十三年在景德鎮御窯廠燒製成功，督陶官唐英(1682—1756)稱之為「新制西洋紫色」。五爪龍紋是清代官窯瓷器的御用紋樣，不過至晚在乾隆初，這類紋樣已經在民間使用，且官方並未嚴厲禁止。乾隆所作的朱批中明確表示「五爪龍者，外邊常有」，指示唐英可將選落之器在當地變價出售。

金代定窯白釉印花雲龍紋盤亦為上海博物館藏，器身及足端皆滿釉，釉色白中泛黃。口沿因覆燒無法施釉形成芒口露胎，以金屬鑲扣進行裝飾。內壁模印雲龍紋，龍身矯健，鱗甲細密，首尾相顧，騰躍於雲氣之中。這件龍紋盤工藝精湛，存世稀少，堪稱佳作，可能為河北曲陽法興寺遺址出土的數件雲龍紋盤之一。宋代開始，龍的造型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範式，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針對此次龍年特展，上海博物館還在微信推出龍年自拍表情特效、系列表情包、特製紅包封面等。上博文創以館藏龍元素文物為靈感，亦推出十餘款文創新品，包含紅包、明信片、撲克牌、帆布包、掛件等。其中，龍年蓋章明信片將不同文物上的五條金龍與楷書四大家之一——趙孟頫筆下的「福」字巧妙結合，分層套章以金色墨水落印於喜慶紅紙上，傳遞美好祝福，開啟一年福運。

本次展覽的八件龍文物包括上海博物館藏的西周晚期龍紋盤、金代定窯白釉印花雲龍紋盤、明末清初尤侃犀角雕六龍杯、清代乾隆年間景德鎮窯青花胭脂紅雲龍紋雙耳扁瓶、近代珊瑚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紅山文化晚期玉玦形龍，以及西安博物院藏的唐代金龍和唐代鏤金銅龍首銀鏈。上海博物館館長褚曉波表示，本次展出的龍文物是先民適應、改造自然的見證，也是多元文化藝術融合的寫照。「我們將龍視作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及中華民族開拓進取的象徵，龍的傳人繼續書寫創造着歷史。」褚曉波希望，值此龍年新春之際，觀眾可以從展覽中感受到傳統文化的春光暖意和昂揚生命力。

### 龍為古人心中吉祥神獸

作為中華民族引以為傲的精神圖騰，龍的甲骨文有角、巨口、曲體、勾尾，造型明確。龍的起源至今眾說紛紜，有爬行動物、天文、圖騰、昆蟲說等，匯集了古今想像之大觀。龍的圖像相應也靈動多變，有的似鱷似蛇，爬行盤繞，有的似獸，騰躍奔走，在此基礎上又有許多複雜

紋飾和變體。據文獻記載，龍的重要特質是「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它是一種上天入地、興雲布雨的超凡存在，對於農業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外，龍亦是古人心中的吉祥神獸，指示着東方和星宿、帝王和權力，又被吸納進佛教與道教體系，發展出影響至今的龍王信仰。

展品中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紅山文化晚期玉玦形龍，於遼寧朝陽市牛河梁遺址出土。這類玦形器被認為是龍的早期形象，根據造型推測可能源自豬、熊或蠶等，體現了龍文化起源的豐富性。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晚期一處大型祭祀遺址群，被譽為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遺址內的高等級墓葬以玉器為重要隨葬品，可能將其視作通神的工具。

西安博物院藏的唐代金龍長首獨角，巨目闊口，眼與耳下有三撮短鬚，作騰空奔馳狀，腳爪銳利，爪為三趾。身軀較直，下部鏤空處鑲嵌綠松石。角、三爪及尾上各有一小孔，為穿釘之用，推測其應為某件器物上的裝飾。龍鱗清晰細密，形態矯健有力，反映出唐代高超的工藝水平和審美趣味。



■上海博物館藏 清代乾隆年間景德鎮窯青花胭脂紅雲龍紋雙耳扁瓶



■上海博物館藏 明末清初尤侃犀角雕六龍杯



■西安博物院藏 唐代金龍



■西安博物院藏 唐代鏤金銅龍首銀鏈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紅山文化晚期玉玦形龍

# 文物 文化